人与兽

宁 白

盘古林场那一片树林前，搭起了三顶帐篷，狼、熊、鹿、兔和“四不像”都躲进了林子的深处，不见踪影了。夜晚，目光掠过雪地，远远看见树丛间有晶莹的亮点闪过，还传来怪异的声响。老伐木工人凑近我说，这些野兽，没有走远。听了好奇，也有点害怕。身处大兴安岭密林里的知青们，瞪大了眼睛，时时提防着它们。大大小小的野兽，对我们闯入这荒蛮之地，充满敌意。

回城后，与野兽们真正地隔离了。动物园，是囚禁生灵的地方。去那里，我总是被动。那次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，我走近了它们，看到了野兽们新的生活。

到达门口时，已近中午，服务员说：动物园有十多个餐厅，不用愁吃不上饭。我好奇，这么多餐厅，都有什么招数，去招徕游客？

我孤陋寡闻。去之前并不知道，这个动物园是全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，占地两千多亩，动物表演的大剧场就有四个。特别让人欣喜的是，整个动物园坐落于原始生态的亚热带雨林之中。

在一片丛林的边缘走过，山坡下，看到一座草棚屋顶上立有“青龙餐厅”四字，巨大的“青龙”模型冲天而去。在门口的菜单上看到：烧烤套餐、烧牛仔脊、烧安格斯肉眼扒、烤羊仔小腿……仰望“青龙”跃出丛林，你瞬间感到，如果进入餐厅去烧烤，匍匐着的蟒、蛇，会带给你充满野性的趣味。

走出青龙山，迎面一家叫“雨林美食”的餐厅。门外，大树垂荫，灌木延坡，大门被罩于一片翠绿之内。肉的鲜香、水果的清甜、诱人的珀玛臣芝士滋味，从餐厅门口飘散而来……

我突发臆想，这些餐厅，利用山间野地，引诱你走进大自然的幽深里去。说不定，就餐时能与动物接近？

远远地，看见白虎戏水的场景。白虎是长隆野生动物园的“品牌”。孩子们的眼睛，紧盯着它的蛮力和威猛。白虎栖屋外。沿草坪，挖了几米深的巨大水池，用玻璃墙与游客相隔。在水池上方，置一长线，挂鸡腿或肉条，引白虎凌空跳跃，无论是否吃到肉，白虎都会掉在水池里，溅起高高的水花。惹得孩子们发出一阵阵欣喜欢快的惊叫。这是人与动物的游戏。

绿荫遮映的空地上，放置了长条木桌和木凳，树下的小商铺，供应饮料和各种广东风味的小吃。人与白虎，谐处于山林之中。南国的风，穿过绿树花丛，带着野气清香拂面而来……

孩子们还是嚷嚷，快去熊猫餐厅吧。

偌大的熊猫餐厅里，座无虚席。食客全部是父母带着孩子或三代组合。这是全球最具特色的熊猫主题餐厅，落地大玻璃外竹林环绕，绿荫清幽，生活着14只不同年龄的大熊猫，如果它们走出馆舍，人们便可在竹林中，见到它们憨态可掬的模样。

儿子排长队买来了套餐。我的一份：木盒内，有米饭、炒牛肉片、两块熊猫头像饼干、一个苹果、一份汤。白米饭上，用黑巧克力描上熊猫的五官，圆圆的饭堆，成了熊猫头像，不忍下箸。这其实是一份给孩子们准备的套餐。当孩子们接过餐盒，又见到窗外有熊猫恰巧走过，那会多么兴奋！我接过餐盒，似乎自己也回到了孩提时代。

可能是午餐时间，熊猫并没有出现。孩子们失望的目光，一直盯着大玻璃外，期待着，熊猫能走过来，在他们身旁啃竹子，与他们隔着玻璃共餐。我想，长大以后，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，一定会常常出现当下的场景。

傍景观构筑餐房，引动物与人共餐，你喜欢哪种动物，尽可坐在它的近旁，感受与动物共餐的愉悦。

动物们看到，人与它共餐，也一定是愉悦的。听杭州动物园一位饲养员讲，他饲养的一头亚洲象，40多岁后病危，看它可怜，就叫着它的小名说：你这样痛苦，要不行，就抓紧走吧。大象听了这话，突然大颗大颗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当天下午就走了。

动物的感知能力，人难以体验。长隆动物园让人与动物共餐，使动物们悠然轻松，向走近它的大人和孩子，露出友善的微笑。

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野兽，隐身于山林，偷窥着人的印迹，为的是保全自己。长隆的动物，可以与人亲和相处于同一座园林。兽类与人类，正在这里相向而行，共同走进一个新的家园。

我常常想起那一片广阔迷人的亚热带雨林，这时，那些活泼、呆萌、雄健、温雅的异类朋友就跑了出来……

海龙王与花仙

（新加坡）尤 今

走路的云

伟泽事亲至孝，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做了一件忤逆之事；而且，他犯的错，是一生一世也弥补不了的。

母亲早年丧偶，含辛茹苦地将伟泽一寸一寸拉扯成人。父亲的早逝，成了伟泽心里“永远的井绳”。

七八岁时，看到母亲两鬓生霜，他便在练习大楷时用毛笔蘸了墨汁，帮母亲把黑发还原，母子俩笑成一团；但是，在伟泽心底，他并没把这当作游戏——他是真真切切不要看到母亲老去的。

有了赚钱的能力后，他让母亲住得舒适，吃得精致，睡得安稳；陪她逛街、带她旅行。母子无话不谈，唯独避谈的是死亡。伟泽认为谈这种黑色的话题是会触霉头的——他心里抗拒死亡，他不要母亲和“死亡”扯上半点关系。

日子平平顺顺地过着，然而，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

母亲生病卧床，久而久之，身体好像被虫蛀空了，干瘪瘪的。凄凄惶惶的伟泽，遍寻西医与中医，屋里终日弥漫着药汤和补汤交缠的气味。

后来，母亲住进了医院；垂危之际，母亲虚弱地对守在跟前的伟泽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……快不行了，有件……事，得交代……”

在这节骨眼上，伟泽固执地认定，交代后事是会引起死神觊觎的，而只要堵住母亲口中的话，一切都会雨过天晴的。于是，他急急忙忙岔开话题：“妈，您别说了！您会好起来的。等您痊愈了，我带您去逛公园，带您去吃小笼包！”

气若游丝的母亲双唇蠕动，伟泽快速地替母亲掖好被角，说：“您休息吧，我待会儿再来看您。”伟泽“逃”到家属休息室，小小地打了一个盹。一个小时后重回病房，母亲的脸已像一个坍塌的废墟，上面残留着一条憔悴的河；人，渐渐远去了。他为她揩泪，十指抖如筛糠。

母亲要交代的最后一件事，成了永远的秘密。伟泽悔得连肠子都青了。

那天，阳光很亮，海面很静。在船上，伟泽把母亲的骨灰撒入无垠的大海，转头对六岁的养子曲曲说道：“奶奶现在去大海里生活了，她会随着海水到处旅行……”

曲曲一听这话，突然扬起稚嫩的声音：“奶奶说，她死后不要去海龙王那里，她要和花仙住在一起。”

曲曲的话是一声惊雷，伟泽天灵盖好像猛然被砍了一刀，突袭的痛楚四处流窜。原来啊，母亲临终想要交代的是：她要花葬，她不要海葬。可母亲一直无法和执拗的他沟通，只好提前通过讲故事的方式，将心愿传递给孙子曲曲。然而，曲曲毕竟年龄太小，不知道事关重大，没有及时转达信息。

就在这一刻，伟泽突然想起一桩尘封的童年旧事。那一回，他不慎跌入河中，母亲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救他，差点溺毙。被人救起来后，母亲便患上了“惧水症”。每回当他建议带母亲乘船出游时，母亲总是温婉推辞，他原以为她怕晕船，如今他才明白，她怕河，她更怕海。

海风轻拂，母亲的骨灰呈点点阴郁的银灰色，在水面散开，渐渐隐没在蔚蓝的海水里，伟泽看着、看着，忽然发出一声如狼般的长嚎，随即纵身入海；在这一刻，理智丧失的他，一心想要化身为章鱼，把母亲的骨灰卷回来，能卷多少是多少……

朱刚画戲

娄阿鼠构陷冤案
况青天洞烛其奸

访鼠测字 （设色纸本） 朱 刚

断裂的夏天

杜海玲

夏天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季节，说到童年回忆，首先浮现的总是乘风凉的情景。吃罢夜饭，小孩子在家里木桶里洗了澡，擦了痱子粉，搬个小凳子到楼下，邻里们都坐那里，闲聊。摇着蒲扇，大人们闲话，小孩子在周围嬉闹，城市还没有那么多夜里的灯火，抬头可以望见星星。

那是我金色童年的代表性场景，很多年都萦绕着，是关于“幸福”的记忆。

这样的夏天在1975年断裂。那年，我7岁了，我的母亲从四川来上海，要带我回四川念书。

四川这个词，我常听大人提起，后来知道他们说的是四川北路。在我还不知道四川和四川北路有多么遥远之际，人生第一次离别的命运就已注定。

在我和爷爷奶奶睡觉的大床上，我来回走着，噘着嘴说：“我不去四川了哦，我不跟你去。”母亲的脸很严肃。

终于到了离开上海的日子，听说要坐船，我很开心，我还没有坐过船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用废纸折出小小的乌篷船，我想象中的船就是那样的。

我穿上了妈妈手缝的新连衣裙——在我被寄养在上海的七年，她经常缝制衣裙托人带来。那天我的奶奶没有来送我，是叔叔嬷嬷送我和母亲到船上。那是一艘巨大的轮船，有几层楼那么高，我跟着大人上了船，见船舱里有很多床铺，我们站在能看见风景的甲板上，我回头看看那些床铺，不认为自己已经上了船。

天色渐渐到了黄昏，叔叔嬷嬷都走掉了，只剩我和妈妈站在船边，下面是黄浦江滔滔的水，我的裙子在江上的风里飘扬着。回头看有很多铺了席子的床，在我的理解里，这是很多长椅，是让我们等着上船的地方。我就问妈妈，怎么还不上船，船在哪里。

我妈妈就不耐烦地说，现在就是在船上。

渐渐汽笛响起，船离开了岸边。我离开了出生地上海，也离开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比起上海祖父母和亲人们的温厚关爱，我母亲对我相当严格和神经质——那是后来越来越深的体会，在轮船上我并不知道将从此度过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。要到很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母亲以她的方式爱我。她想带我看看三峡，所以坐船。在轮船上，她每天让我极目远望，因为说我小时候有些斗鸡眼，要看远处才能治好。

每天在船上看远处的山，母亲教给我为什么江里有红色的浮标，又教我念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

轮船上的生活，安宁而悠闲，有时轮船会到某港口停顿几个小时，就有青年跳水游泳，还有人买了小人书送给我。

我母亲是一名年轻热情的女子，她的热情感染和吸引着周围人。她很快乐，笑着，和人们聊着。

轮船航行了一个星期才到重庆。这个被称为“火炉”的地方，当年就有40度高温。我在重庆的家里见到了母亲的姐妹们。她们之间仿佛有很复杂的姐妹之情，开开心心说着话，突然又吵起来了。也是在重庆的夏天，我母亲第一次狠狠地打我，用缝纫机的一块可以拆下来的板子。原因是她们姐妹之间的矛盾和争论，她无处宣泄委屈和愤怒。

这次挨打成为我的第一次“创伤原风景”，也将上海和四川的童年切割开来。从那时起我经历了在母亲身旁战战兢兢的少年时期，一直到我18岁时从她身旁逃离。

如今回忆起来，看到那个夏天我自己曾是多么幼小天真，看到我母亲曾是一名内在混乱东奔西突的少妇，就像她如今经常懊悔不知道怎样爱孩子——因为未曾被父母爱过。

年深月久，一切都成为亲切的回忆。那个夏天在我心里闪出令我怀念的光芒，命运给予的坎坷也都成了馈赠。

十日谈

那年夏天

责编：殷健灵

最爱的季节是夏天，最像夏天的夏天。

信任医生

周炳揆

朋友C是资深的小儿科医生，他告诉我，一些亲友现在不再向他咨询医疗上的问题了，甚至刚进大学的女儿现在也是在“百度”上搜索信息，自己为自己看病。这种情况使C很困惑，不过他并不感到惊讶。当今，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增强，但是网络短视频铺天盖地，还有不法分子混迹其中虚假宣传，反而使人们感到紧张，这种紧张当然不是医生造成的，但由于医生的职责和他们的地位，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感也受到了影响。

通常所说的“医疗资源紧张”也是造成信任感缺失的原因之一，病人抱怨说，花了几小时乘公交、排队等候，医生看病才“三句话，三分钟”。有时，确实有个别医生不够专业，有意无意地让病人失望。我个人有一次难忘的经历：当年我右腿有间歇性跛行症状，看过血管科、骨科，一时没有明确的诊断。某日，我慕名去挂某三甲医院骨科专家的号，他的诊室没有病人，一个人在看手机，我叙述病情时他也没有停止拨弄手机，我递给他看胸椎的X光照片，他看了几秒钟，站起身来去洗手池洗手，说：“你去拍一张新的片子，再约个动腰椎手术的时间”。我顿时无语，失望至极。

后来，我看了上海某著名的血管外科医生，诊断是腿部血管局部堵塞所致，通过药物、理疗后痊愈。这个十年以前的亲身经历告诉我，但凡遇到疑难杂症，或者是做重大的决定（比如说动手术）前，一定要寻求“备选方案”。

当前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，老年人大都有慢性病，有统计说，老年人平均每天服用四种药，个别人每天高达十五种——这说明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，对医生的信任更是显得尤其重要。

像文章开头提到的朋友C的女儿在网上自己为自己看病，看似省事省力，其实后患无穷，甚至十分危险。网上确实可以查到各种病的信息，但是缺少了医生的“一对一”诊察和必需的化验检查，怎么可能对症下药？为了宝贵的健康，为了珍惜生命，信任医生是至关重要的。

雨后傍晚

赵玉龙

雨后傍晚，刚吃好晚饭的我，决定去江边散步消食。一路上看远处天空，大片积雨的乌云凝聚着。我知道今晚并不适宜走得太远，不过，还是想要去吹一吹江边的清风。

过江滨西大道，我马上来到了大风车下的大草坪。雨后的草坪泥土松软潮湿。走过去，看到好多蚯蚓松土后的痕迹，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道。草坪的远处，有三四只乌鸫信步闲庭，偶尔低头啄食。我的突然闯入，似乎打扰了它们的兴致，不一会儿，它们便飞往更远处的另一片草坪，继续觅食去了。

我穿过草坪，继续前行。在大风车下的石板小径上，看到一只刚从草丛里钻出来散步的蜗牛。它刚好来到小径的中央，我蹲下来细细观赏了片刻后，毫不商量，就用手捉住它的壳，再把它放回了草丛之中。这是饭后散步时间，它这样不顾危险钻出草丛，其实很鲁莽。一不小心就会被一脚踩扁，或者被骑行的自行车轮胎压扁。

我的唐突冒失之举，希望它能理解。不过，到底能不能理解，我也不在意。哪怕它会因此生气，我还是照旧会这样做的。我做了觉得该做的小小之举后，便心满意足地继续前行了。江边的清风吹过来，有点潮湿，有点润润的感觉。我看到游步道旁那一株枫杨树，此刻的绿，似乎绿得发油。近处，游步道两旁的路灯，还没有亮起来；远处，江面上，细细的波纹一直在闪动，渐渐变得看不太清晰。一切，都是那样安静，是我喜欢的那种安静。